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八

查溪裔孫才道行忠義彥華作校刊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曆日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曆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藐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行大道惇叙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坯治之仁仰望闕庭臣

無任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曆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曆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虫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茲告朔宜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祇奉庶召和平之氣用裨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曆日一本者顧慚孤拙與被寵靈中謝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曆象虞氏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存於垂憲尤重預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傳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曆日一本者竊以治曆于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

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于有土中謝伏惟皇帝
陛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群生合二儀
而成萬化廼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
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庭臣
無任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熙寧十年曆日一卷賜臣者竊
以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曆度人事所以財
成故頒朔之舊章爲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
兼載疇仁及昆蟲體履中和叙九疇而開物欽明象
數齊七政以導民臣獲奉王正親承聖詔念闕庭之
方遠藐然江上之身感星晷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
仰望旒宸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曆日一卷者一
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凋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
謝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
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虫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
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
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

之意庶禪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奏院迺到宣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者竊以脩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曆爰從頒布俾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幽上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宸臣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惟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鶯嶺興化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鍍銀軸頭紅羅復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禹撫期蓋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為歸故預託於坏鎔皆永思於戴燾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羸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脩英宗皇帝實錄今月十四日

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
慚負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
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疎誤當屬任甫磨鉛而
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郡司幸踰素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
封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
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
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文
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
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
以衮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
貴非智能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
玷冒若臣者侗然固陋恥爾稗蒙雖甫逮勝表習為
容於趨拜而方思就傳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
之通方知國家之大體施於為已可以持循必也當
官覬無違曠已叨分於將鉞復誤假於公圭虛冒鴻
私未伸薄効敢圖獎渥荐及謏微視儀數於三台超
爵名於五等既加真食仍益爰田固非錄善而量能

又異校勞而數最將安稱此自顧缺然而况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之際每徇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荅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彌集兢慚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

而有助隆名重器爲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緣績用荐被寵靈遂兼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顧茲冲昧尤積震惶伏遇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彝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信賞罰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則塵露之微庶幾

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
允仍繼來章者祇膺詔版彌積醜顏蓋崇大於宗藩
以盛強於帝室豈伊獎渥可假幼冲中謝伏念臣器
匪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
善在身忘髮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佔畢之相從庶
繇受教於童蒙覬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
答循歷世之彝章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垂其爵列

秩右於公侯揣稱何堪踰涯已甚知隆名之難冒
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
夫公之義以篤於君臣故舊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
間致茲異數猥及譟能臣敢不仰體聖懷勤遵慈訓
省躬擇術庶不蹈於匪彝臨事知方或可收於近用
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克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
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蕪獎渥屬在親賢誤及幼冲
倍深兢懍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闕六
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
善可遷竊有自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
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真王自顧空
疎將安報稱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
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穉齒致茲異數猥被
謨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
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答不
允仍斷來章者異其恩數蕪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
極王公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攷察於人材假是
幼冲懼非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
悟學未少成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髫之始已蒙休
於帝所獲備位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
者德厚祿重者功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
禮秩此蓋伏遇皇后殿下彌綸內治則象坤元惇鞠

育之至仁推獎成之素志致茲渥澤誤及童蒙敢不盡于職之微勤無忘砥礪荅母儀之大賜庶補毫分謹奉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備官無効竊寵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謝伏念臣器非閎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寢推移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蠶垆牧之蕃參蒞神州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歸右史之華

西垣之選惟茲典禮屬在奉常猥用滯蒙首領總領悉心謀慮雖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垂於素論寔干昭憲奚遑嚴科荷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慙溢於顏何僥冒之使然實務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坤厚兼容躬親庶政而炤之以明付用群材而養之以恕故俾兼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民一作極以一作誓布宣於上德庶收來效少芥鴻私仰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顏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
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諛材文
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惟之職世
謂清塗獨徧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
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茂有勞能可論報稱昌寵靈
而過厚致災疚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斲盡幸
髮膚之無毀得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
志猶及能言伏願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
享萬年之祚永庇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覲餘
恩之可丐敢析仁睿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嶺孫男

某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親薄技葑菲不棄儻微裨

之獲霑魚

一作水

菽可供庶游竟之未餒伏望聖慈並

於文資內安排妄茲干澤愧在忘庶保存歿之孤蹤
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於銜環死或有知
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宸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
上訖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飢之餘任在拊循
懼無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勢甚微竊卽位
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復脩外邦方喜便

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苟全生理復齒班榮用又次
而得州以親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
恩復還舊印江湖孤寒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
安敢忘晝辛自惟蕞爾何以及茲茲蓋伏遇尊號皇
下日月之光寧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
致安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
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進奏院通到勅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
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遠加於惻矜中謝伏

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
政施仁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謙不自
專動遵故事眷幅員之至廣軫囹圄之未空申明詔
以丁寧飭守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固足感辱
於人和臣與被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
欽恤之心臣無任

元豐類彙卷第二十八

元豐類彙卷第二十九

查溪裔孫才道行思儀彥華於被刑

疏

熙寧轉對疏

惟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慈言
蒙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
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
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
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矣當
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

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隆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

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

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

一作宗

祖之德

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冰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

一作

從而察

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

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
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
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
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
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
要其所以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
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
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
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
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後說

周公之稱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
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
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礪長養至於有
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
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
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
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
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
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
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

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
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
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
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
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
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
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
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
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
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在

而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所以
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
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
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矣然故欲循
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
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
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
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
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
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

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
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
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
皆卑近淺陋以超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
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
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
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
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
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
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

給不义然臣以所

一作

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

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
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
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學者非明主
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
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
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孰
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
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
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

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
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
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
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
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
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
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
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
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
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
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
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
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
用天下之智謀材諍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
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
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
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
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
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園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祗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晏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講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

而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闕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群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

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吏官識其行事

則書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其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其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及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

天聖書卷之九
卷之九
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

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

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
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
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
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
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
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
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
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
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
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

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
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
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夫養
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者昭於
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
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
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朝類纂卷第二十九

